

洪兆麟的故事

高處寒

大凡留意近代革命史的人，都知道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，國父廣州蒙難的事件。至於實行砲擊觀音山，幾致國父於死地的凶徒，却是洪兆麟及其部屬李雲復，但以年代久遠，恐知者不會太多。現單就洪兆麟的故事，拉雜記出，用擬「中外」讀者諸君。

打死穀大少，投入革命營。

洪兆麟，湖南寧鄉道林人，幼年父母雙亡，由姑母養育長大，十二歲在鎮上一家包點店裏幫傭。他的身材矮矮，却膂力過人，深得店東賞識。不過他的性情暴戾，行動粗獷，動輒和人打鬥，不顧生死，故有「洪猛子」之稱。在他十六歲的那年，鎮上賽神演戲，四境聚集的善男信女很多；他奪了店東之命，托着一盤剛剛出籠的肉餡包子，到戲場喚賣。遇到一個姓周的穀大少爺，正率同豪僕也來混湊熱鬧，一眼看到洪兆麟，這一矮矮矮，胖墩墩的小孩，煞是有趣，便招呼他到跟前，有意捉弄他，口說要買包子，但故意嫌

他的包子餛了，連續撕幾個，在鼻孔下一嗅，搖頭隨即放還盤內，並不真買。於是洪兆麟生氣地說：「你既不買，何必撕開？撕開了，就非買不可！」而那穀大少也不服氣：「我買包子，不買餛包了，你說不能撕，我倒偏要撕！」說着，一伸手把盤內包子儘數撕了扔個滿地。洪兆麟怒不可遏，拼着兩條粗壯的手臂，向前一把抱住穀大少爺的頸頸，緊箍不放。誰知這位穀大少爺一向嬌生慣養，又抽了多年的鴉片煙，身體孱弱，怎當得起洪兆麟這股蠻勁？登時立即一命嗚呼！洪兆麟闖下大禍，於是一溜煙投荒逃跑。起先那些豪僕拔着洪兆麟的手膀想替主子解圍，及見主子已死，不覺驚呆了，等到醒覺來要拿凶犯，洪兆麟已鴻飛兔脫，不知去向。

洪兆麟盲目奔逃，不辨東西，幸而身邊有賣包了收下來的幾文銅錢，差堪兩餐之資。次日抵達大江邊一處市鎮，知是長沙縣所屬的靖港，江邊泊着一艘小火輪，洪兆麟信步前往觀看，小火輪上的帳房瞥見他年輕，相貌堂堂，便問他願不

願做小工？洪兆麟當然求之不得，遂連聲答說「願意！願意。」就是這樣他在那裏混過了好幾年。這隻輪船的航線，是長沙與漢口往還的，中途經過洞庭湖岸各城市商埠，所以兆麟漸漸對湘西湖北各處情形熟悉起來，人緣又好，在江湖上便稍露頭角，因此爲他的家鄉人聞知，傳到周家，便呈請官府派人追跡緝拿。洪兆麟事先得知，於是漏夜逃往江西萍鄉安源煤礦。隨後便參加革命，迨黃興、馬福益等領導的萍瀏之役失敗，洪兆麟便轉徙廣東加入民團組織。陳炯明爲了革命武力的張羅，自然先向民團活動，偶然發現了洪兆麟等人，大爲欣賞，而洪兆麟也以陳炯明肯屈尊相交，引爲榮幸，於是乳水交融，竟成莫逆之友。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，洪兆麟因陳炯明的推薦，認識了朱執信，朱先生對洪亦甚倚重，曾派他編充任民軍團長之職，革命失敗，洪也垮了。便流落港澳及內地各處，仍舊從事各種有關革命武力的連絡，控制與行動，尙著成績；曾一度被捕監禁，賴陳炯明極力營救，始得恢復自由，於是

和陳的交誼更加深了一層，誓死圖報。當時陳炯明尚效忠 國父，洪兆麟自然也成了革命將領，每逢作戰，洪尚能身先士卒，表現極爲良好，國父曾嘉許爲驍將，另眼相看。詎料陳炯明中途變節，密與北洋軍閥勾結，公然梗阻北伐，露出猙獰面目，嗾使洪兆麟等倒行逆施，成爲革命歷史上罪大惡極的叛徒！而洪兆麟竟以此番妄舉博得北洋軍閥激賞，官拜潮梅鎮守使之職，並接受了洪威上將軍的頭銜。

鎮守使開財路，如夫人派用場。

洪兆麟的身世和際遇，既概如上述，其性情的奇特，行爲的荒謬，自不待言。自他率部霸守廣東東江一帶，嘉（嘉應州即梅縣）、潮各屬並汕頭等共十餘縣市，均係富庶之區。單就海外華僑每年寄款回家，經他從中巧立名目予以剝削的收入而言，即達數千萬元。所以他除軍需糧餉槍彈服裝等等開支外，個人所得，很是可觀。同時，他駐防此一重要地區，實爲陳炯明命脈所繫，責任既大，權力隨之亦高，生殺予奪，爲所欲爲，這時連陳炯明也要將就幾分，其他便可想而知。他於躊躇志滿之餘，便縱情於聲色犬馬之務。據說當時潮汕各處的良家少女，如果略有姿色，都深居簡出，不敢隨便行走街衢；不然，給他看到或給他的爪牙發覺，皆有被強奪羈佔淫掠的危險。他奪去良家婦女，名義雖是作姨太太，實際不過是供其發洩獸慾，經過他三兩個月蹂躪糟塌之後

，少女固已無復人形，他也就此棄同敝屣，不再一顧。但仍留置後院，並不遣散，讓她們鶯鶯燕燕的一羣，甘食美衣，靜心休養，一俟體力恢復，另予派出用場。

據說他把姨太太全不當人看待，而是當作物品來使用，他對姨太太的處置辦法有二：第一與友人及部屬交換。他發現友人部下眷屬及轄境內有夫之婦，是他所喜悅的，他必定派人與之交涉，任憑對方在他的姨太太中選擇一人和他交換。第二賞給有功勞的部屬，凡是在他部下出過力，喫過苦的人，不論老少，只要尚未成家，他一時高興，便有接受賞給姨太太爲妻的希望。

洪兆麟這種作風，的確够荒謬的了，不過他的姬妾雖多，倒不和其它軍閥如張宗昌、褚玉璞等一樣，鬧出很多「帷薄不修」的桃色新聞，則是事實。同是被他亂點鴛鴦譜般地把姨太太任意指配部屬，事後無論男女雙方都對他歌功頌德，感戴不已。例如我家鄉的何某某的太太，（何李均曾做過營團長。）都是出自洪府後院，不僅直承不諱，偶然談及往事，還表示對舊情念念不忘。洪兆麟在潮汕的時間不過數年，掙得的錢却不算少，因此他想給地方留點紀念，於是就潮州北門原有的潰堤處，直至西門一片池沼地，（因當年水勢沖繞到西門。）疏濬成湖；並修葺若干亭臺，建立一座頗具規模的西湖公園。可是未竟全功，他便被打垮了，黯然離去。還有洪兆麟儘管荒淫貪鄙，却不若一般軍閥恣殺戮；老百姓只要乖乖地獻出金錢，他便不會節外生枝再予苛擾，有時還肯在煦仁予義方面下些功夫，是以軍民相安

無事，且多少產生了些感情。筆者三十八年隨軍經過粵東梅縣，大埔、潮安、汕頭、揭陽等地，老一輩的地方人士，談到洪兆麟，不特不加唾罵，似乎還能追述其「遺愛在民」的情形。

多金易致溫情，廉正難求

諒解。

洪兆麟雖然早歲離家，對家鄉却無限愛好，戀戀不忘。民國十一年至十四年間，湖南迭經兵燹，水旱及蟲傷等災害，情況相當嚴重。他每次見到報章所載，便自動匯寄巨額賑款，以爲救濟。他並且指明賑款，其中半數用在他的老家寧鄉去。所以那時他富貴雖未還鄉，他的聲名，却是孺婦咸知。民國十三年秋，他一度自粵回湘，遍返寧鄉新建的洪氏宗祠祭祀祖先，大開筵宴十天，並聘迎湘戲名伶，演戲作樂，真是轟動一時。鄉間居民，甚至百里以外的老少男女都成羣結隊，趕來見他一面。當時洪兆麟端坐綵樓下的正中，左右有武裝衛士前護後擁，又有地方官吏縉紳圍繞陪侍，案上水陸紛陳，庭前笙鼓並作；好不榮耀威風！真是「錦衣畫行」。他在這時，有兩件事，頗爲人所稱道：其一、是對那位死於他兩隻胳膊之下的穀大少爺的遺族，（其時已家道中落。）從優撫恤，一次付給若干萬元的教育費，計算到出洋留學爲止。其次是他無意中在演戲的廣場上，瞥見一個托盤叫賣肉餡包子的小孩，在人叢中閃閃去，沒人過問，一時鉤起他舊日的感懷，於是派人將小孩喚了過來，很親切地摩挲他

的頭頂，含着和藹的笑臉說：「伢子（湖南人叫孩子爲伢子。）我也賣過包子，只要有志氣，將來不怕沒出息。」隨即叫馬弁賞這小孩伍元大洋。風聲一出，一時小孩們多托着盤子來賣包子，目的都想討賞銀。洪兆麟並不以爲煩，一視同仁，個個給賞。可是後來越來越多，不是賣包子也來冒充；虧得他的副官出主意，指定賣包子的小孩從左門進，領了賞銀的，手背上畫一個不容易洗掉的紫色圈兒，再放他從右門出去。這樣，一可免得循環地重複領賞，二來有些不願爲了五塊大洋在手背上留下污點的，也就裹足不前了。洪兆麟竟因爲以上兩件事，在他的鄉人心目中，更加親暱，更加成爲一個偉大而可敬的人物了！其後不久他被刺身死，部份寧鄉人視爲重大損失，推出代表遠道去迎接靈柩，極盡哀傷護送的能事。他的靈柩停在長沙魚塘街的救火隊大堂上，開弔之日，輓聯喪幛，從遺像左右延伸懸挂，一面直至八角亭路口，一面則出至登隆街外，拜祭的人，有如潮水，一浪接一浪地川流不息，幾乎全天客滿。靈柩運往寧鄉歸途中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架橋，沿途設奠迎祭者，幾乎應接不暇！此種情形與其後十年同爲寧鄉籍的某上將和他亡妾歸窆故土，而其鄉人對之冷淡的情形相較，何啻天壤？夷考其實，洪兆麟多金，易致溫情，某上將則以廉正，難求諒解。亘古以還，榮譽二字，固有待於公理來論斷，又豈容一時之趨附的私情來衡量呢？

武功難拒死神，惡人兇終。

洪兆麟之死，是在赴港輪船上遇刺斃命。據說洪兆麟身雖肥短，但於武功的造詣很深，舉動尤爲矯捷，且有雙槍不離身的習慣。不料那日他進入房艙，却反常地把雙槍卸放置床下。當刺客持槍突入艙內，依其平日歷練，應該會本能地一個縱步奔撲刺客之前，奪槍反擊；詎彼這次不特不如此，還背轉身俯腰向床下去摸取自己的槍，以敢讓刺客在他的身後從容不迫連發四彈，安然逸去；豈非他的命該如此？話得說回來，像洪兆麟這種惡人，不應早日明正典刑，而他竟能在東江逍遙法外，縱情歡樂多年，俟其惡貫滿盈，才予顯戮，已是便宜了他；所以我認爲他這四彈畢命的結果，正是他十惡不赦的報應，還有什麼可說！



百樂

百樂生日蛋糕

惠實者受 · 方大者遠



TEL: 550338



美國百樂冰淇淋

軍冠賽競質品年三十獲連

Breslori ICE CREAM U.S.A.